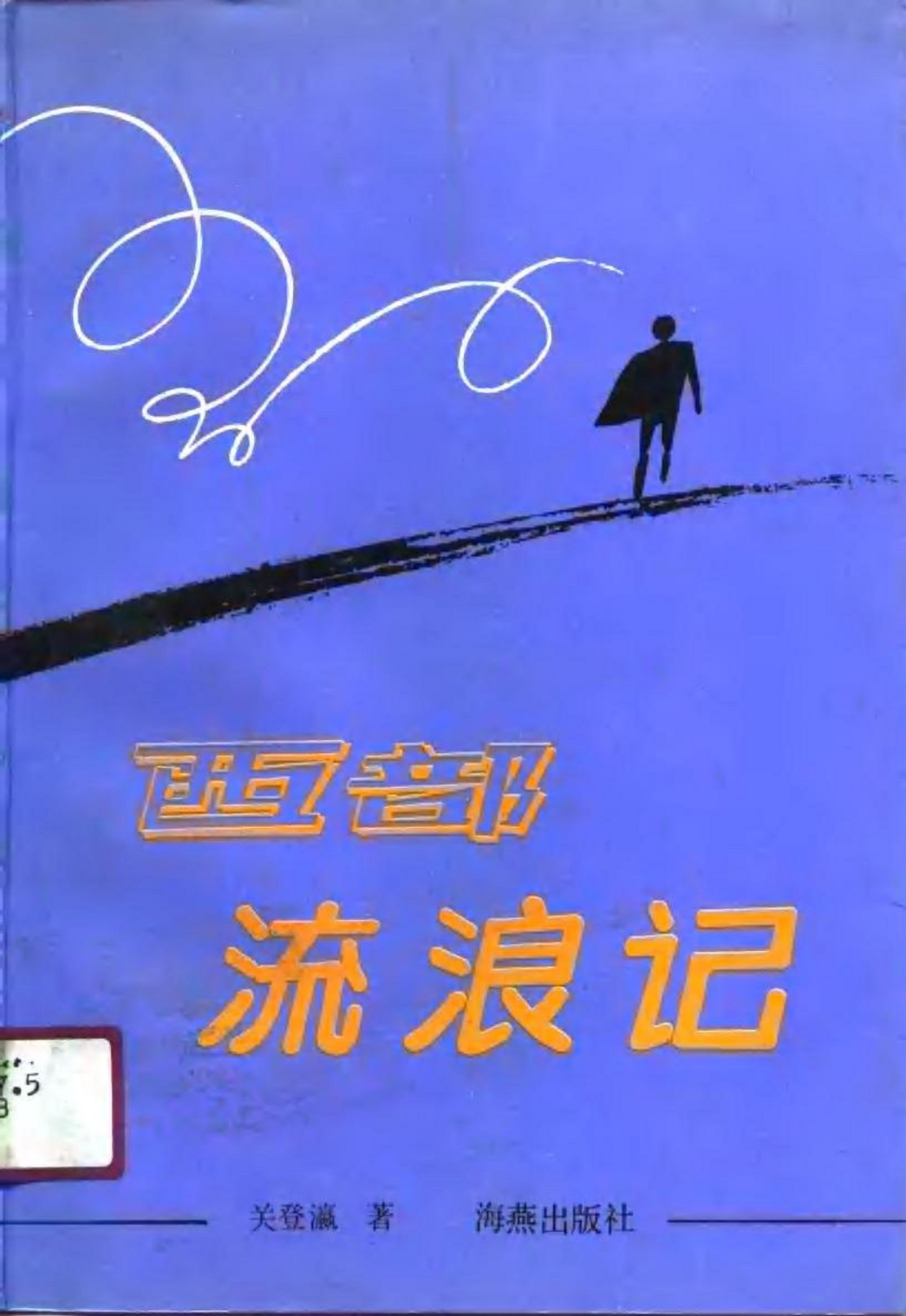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西部

流浪记

关登瀛 著

海燕出版社

西部流浪记

关登瀛 著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124千字
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510册

ISBN 7-5350-0642-6/I·145

定 价3.30元

内 容 简 介

在一个并不遥远而陌生的时代里，一个天山少年，浪迹四方，放排、伐木、闯冰达坂，初尝人生的酸甜苦辣。风霜雨雪，把他锤炼成一个刚强的男子汉。

闯雪山无人区的勇士、维吾尔姑娘、放排老人、博学的师长，个个独放异彩，和瑰丽多姿的天山风光融为一体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这是一部具有阳刚之气的长篇小说力作。

过去了的，又展现在我的眼前。

——普希金

关登信太熟悉这片建筑工地的停车场了，这里离他家只有一条巷子。他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，每天下午放了学，就常和小伙伴们（也有维族的巴郎子）到这片空地来踢小足球。那时，这片空地还没铺上沥青，空场周围也没栏杆。自从铺上沥青、围上栏杆、加上铁门以来，他们仍是踢到天黑，踢到一辆辆大卡车拉着一群群砸石子、筛沙子的盲流回来。这一群群盲流，全是从口内到新疆投亲靠友来挣钱的。他们清晨坐卡车去，傍晚坐卡车回城。据说，乌鲁木齐不少建筑、桥梁用的石子和沙子，全是靠他们用汗水凝聚起来的。

他早就听爸爸说过，从口内来的盲流，遍布新疆各地，足有几十万人。他们有的修路，有的采药，有的淘金，有的挖煤。新疆地大物博，来多少人都不够用。只要有双手，就能挣到饭吃；只要肯卖力气，就能得到应有的报偿。每当口内遇到灾荒，或遭到什么劫难，来新疆的人就成倍地增长起来。新疆有的是苞谷面和烤馕，不收粮票，可以随便买着吃；有的是哈密瓜和大西瓜，花个一两角钱，就可以吃个饱。不少人把新疆看成美国的加利福尼亚，看成淘金者的故乡，只

要一到新疆来，就可以挣一把票子回口里养家糊口。

登信上小学时，从未有过想去挣大钱的念头。那时，他个子不高，剃个光葫芦头，小鼻子，小眼睛，两道匀称的小眉毛，满精神的。那时，除了上学，就是玩。踢球，玩弹子和巴郎子摔跤，到郊外的树林里打鸟儿。他天天遇到盲流，可从未想过当盲流。

谁想到，自从他上到初中二年级，个子窜了一头，裤子短了几寸，衣服越穿越小，妈妈把他的裤腿接出半尺，穿不了多久，又显得短了；袄袖子接上几寸，也不见长。一家四口人的饭，他不言不语一吃吃下一多半；熬了一锅羊骨汤，他一口气咕咚咕咚喝下多半锅。

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竟暗自决定去当盲流挣大钱了。

几天来，他起得很早。每次出家门，总是把语录往书包里一装，把书包往身上一背，告诉妈妈：“我上学去了。”就出了家门。

但他没有去上学。拿着语录上学，拿着语录回家，一天又一天，有啥意思呢？他穿过巷子，来到南门外的建筑工地的停车场。有好几个清晨，他看到一群群盲流，怎样跳上大卡车，汽车司机怎样吆喝几声之后，便跨进驾驶室，把大卡车开出停车场。一辆，两辆，三辆……去南山砸石子的，去大沙滩筛沙子的，去库尔勒拉木头的……他一边数着，望着那一辆辆大卡车开出停车场。他“逃学”了。

这一天清早，他书包里装了两个馕，拿了一把圆头锨，

告诉妈妈：“今天去劳动，中午不回来了。”便走出了家门。

当他穿过巷子，来到建筑工地停车场的时候，停车场聚集了一群群盲流，有的拿着大板锨，有的手拿铁锤子，正等待着司机的到来。他们有说有笑，不时地打打闹闹。

他混在盲流人群中，等司机吃完早点 and 盲流们一起上车。他穿着妈妈给他接了又接的褪了色的裤子，穿着袄袖子接了又接的褂子，混在衣服褴褛的人群里，一点也不显眼儿。

不一会儿，几个司机吃完早点来了。一进停车场，便纷纷嚷了起来：

“到南山砸石子儿的上车……”

“到大沙滩筛沙子的上车……”

“到库尔勒拉木头的上车……”

在司机的吆喝声中，盲流们纷纷爬上了大卡车，机灵的有关登信，不失时机地随着扛锨的男女盲流们，也跳上了大卡车。

一位司机怕落下人，还扯着嗓子朝停车场外的早点铺喊了两声。两个盲流一边吃着油条，一边扛着铁锨跑了过来。

司机不客气地朝那一男一女吼道：

“下次晚了，就一边呆着去，别他妈的让老子着急。”

那两个盲流，自知亏理，急忙爬上了卡车。

汽车司机跨进驾驶室，开动马达，一辆辆卡车相继开出了停车场。有的往南，有的往东，各奔前程。筛沙子的大卡

车要到大沙滩，自然向东行驶。

这时，一位青年盲流，发现了蹊伏在车厢角落里的关登信，便操着河北口音问道：

“哎，不许搭车，你上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也是‘盲流’，我去筛沙子。”关登信死死地抓住车帮，生怕让这位青年推下车去。

“一看你就是学生，不去上学，到这里起什么哄？”那个青年满有把握地说。

登信见那个青年盲流斩钉截铁，毫不含糊，又看到车上的男女青年都在望着他，便也操着河北口音，撒谎说：

“你们从口里来挣口饭吃，我就不能从河北来挣口饭吃！你们家有老小，我家也有长辈，他们张着嘴等我把挣的钱寄回去买粮食吃呢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车上有个男女青年投来疑问和同情的目光。

那男青年仍不放过他，问道：

“你也是河北人？什么地方的？”

关登信毫不含糊地回答：

“河北冀县城南三十里地纸房头村人。”

“家里都有什么人？”

“爷爷、奶奶、爹、娘，还有三个弟弟。”

“你爷爷是谁？”

“关琢章。”

“你爹呢？”

“关梦亭。”

关登信回答得干脆利索。

那青年听了，转怒为喜，把双成一拍，说：

“咱们是真正的老乡，真想不到，咱们在车上见面了。”

“你是哪个村的？”登信问。

“南午村的，离纸房头八里地。”那青年高兴地说，“你爷爷的大名，周围几十里地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是咱们那一带的老游击，现在也挨上饿了。”

“要是不挨饿，我还出不来呢。”关登信笑着说。

那青年又问：

“听说关琢章的大儿子在新疆搞皮毛，他是你家的什么人？”

登信明明知道这是自己的爸爸，却故意说：

“那是俺大伯。我本是投奔他来的，让他给找个挣钱多的好地方，可他拉家带口，帮不了我的忙，我不得不自己找辙了。这次相见，真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到新疆，我是两眼一抹黑，你可得帮我的大忙！”

那青年连连点头说：

“那还用说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……筛沙子这活，靠的是力气。大河滩的沙子，四块钱一方，熊小子一天能筛两方，懒丫头一天能挣他六七块。咱那穷地方，干一年还得向队里拿个百儿八十的，不出来干点事儿，家里可活不下去呀！”

“谁说不是呢。我爷爷奶奶七老八十了，俺爹俺娘身子

骨弱，往年大伯总给添几百。从去年起，他被运动得每月只发四十五元的工资……在新疆四十多块钱够干什么的？我不出来行吗？”

“好，咱们就一块干。”那青年很仗义。

“可是，我没登记呀！”登信想让他出主意。

“有我呢，到时候给你写个名字不就得了。”那青年大包大揽。

“我没筛子呀！”登信真诚地对他说。

“今天先合伙干，明天给你领一个。”那青年毫不含糊。

“那我真是遇见好老乡了。”登信仍按河北的习惯操着河北口音感激地说。他没敢说声“谢谢”，那是城里人的习惯用语。因为他怕露了马脚。

“这都是咱们的老乡。”那青年指着大卡车上的男女青年向关登信介绍说，“孟村的，寺上的，小辛庄的，卷子镇的，周村的，南午照的……”

那青年一一地给关登信作了介绍。登信望着他们一个个红润润的脸颊、结实的身躯，倍觉亲切。因为他自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跟着妈妈到乌鲁木齐找爸爸来的。那时他虽小，但还记得家乡的样子，也记得家乡的一些大人的模样。现在又一次看到家乡的这么多青年男女，这些人又对他那么友好，他怎么不高兴呢？他问那青年：

“叔叔，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那青年一听叫他叔叔，愣了，忙反问：

“你的个子这么高，年岁也不小了，怎么能叫我叔叔呢？我姓史，叫玉山，今年三十整，你就叫史大哥吧！我看你足有二十挂零，对不对？”

关登信听史玉山说自己足有二十挂零，心里猛地一震。要是平时有人说他岁数大，他总要挖苦他两句，然后说出真实的年龄。这个眼力拙的史玉山，一定是看他个子高，虽然瘦，却有了身架，才学着说的。实际上他只有十四岁，是到了初一下学期，才猛长了一阵子的。但他不能说真话，只能顺水推舟地随声附和道：

“史大哥真着眼力，我虚岁二十三，周岁二十一。”

史玉山听了，笑着说：

“二十一吧，个子在那里摆着呢，手大、脚大、长脖子、尖脑顶，保准长大个儿。吃喝再跟得上，到新疆多买些羊杂碎、羊头、羊蹄吃，还能长，二十三，窜一窜嘛。干点重活，儿，抻一抻身子骨，肩膀一宽，架势一拉，就有块头了。干起活来，一个顶三五个……”

不知是多了一个帮手，还是故意显摆自己见识广，他边说边笑。几个女青年也在随他笑。

这时，关登信忐忑不安的心里，才算一块大石头落了地。他成了混进盲流中的小盲流。

汽车出了乌鲁木齐，在两列白杨间的石子路上飞快地颠簸着。清晨和煦的阳光是清新的，空气是清新的，绿叶是清新的，明净的山也是清新的。乌鲁木齐周围的风光展现在每个盲流的眼底，车上不时发出一声声畅快的惊叫。

关登信起初没有注意周围的一切。直到取得了史玉山的信任，他才抬起了闪光的眼睛，舒开一对俊美的眉毛，倍觉那风光异常动人。乌鲁木齐东面，海拔五千四百多米的博格达峰，在四月灿烂的阳光里，宛如顶天立地的银塔，在清晨一片片红云的映衬下，闪着晶莹的光泽。乌鲁木齐城南的天山山脉，迤迤起伏，气势磅礴。从天山流泻下来的条条碧泉，像万条绿色的飞驰的野马，千回万转，奔向白杨深处。他真想乘着大卡车，到喀什赶巴扎，到克拉玛依看看那大油田，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看那沙漠的勇士——胡杨。

他跟着妈妈从河北来到乌鲁木齐，就没有出过乌鲁木齐城。他曾爬上过乌鲁木齐的“制高点”红山，在红山上眺望过乌鲁木齐的风光。当他看到东郊水磨沟那一排排纺织厂的高楼，看到西郊头屯河畔建设的钢铁基地，看到北郊建设的石油化工总厂，是多么兴奋。他曾带着红领巾去参观当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旧址，也曾去烈士陵园扫墓，在那里，他向烈士们献上了鲜花，表达过他继承革命遗志的誓言……

那一切，似乎已经变得极为遥远。

而现在，为了挣到钱，他不得不混作盲流。他把眼光从周围的景物中收回来，他怕露了马脚，他要装得像盲流，他要继续说谎，为了净到钱，为了在人不知、鬼不觉中挣到钱……

从此，他瞒着爸爸妈妈，和盲流们一起，每天早出晚归。到大沙滩筛沙子，他有的是力气，有的是干劲。只是每天吃

的更多了，家里四口人的饭，似乎不够他一个人吃的。为了不让爸爸妈妈发现，每天傍晚回城，他总要到碧泉边把手脸和脚洗个干净，把铁锨存放在大卡车上。回家吃完晚饭，便爬上床，一直睡到天明。

他就这样干着。乍一开始，他每天筛两方、三方沙子，三五天后，身体适应了，他便拚命干了起来，每天不是筛两三方，而是高达五六方了。史玉山曾劝他：

“怎么？不要命了？你这样干会把身子毁了的。悠着点儿，咱们出门在外，出了事谁管？到那时，可就坑了一家老小。”

他虽然点头答应着，仍是手不停地挥动着铁锨，光着膀子干。

十几天下来，他挣了一百二十块钱。

当史玉山把钱交到他手里的时候，他拿出两张十元一张的人民币送给史玉山，说：“你帮了我的忙，不知怎么感谢你，这两张你收下。”

史玉山哪里肯收，把票子塞到他手里，说：

“老乡帮老乡，心里不慌张；老乡吃老乡，到老眼也闭不上。你别低瞧我，我不是那号人。”

关登信执意让他收下。史玉山急了，说：

“这些日子，我算看透你了，你是个捞钱的能手，往后，说不定我还有求着你的时候。你要一定给我，从明天起，咱们哥们儿就掰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关登信才算罢休。他把两张票子收起来说：

“只要你求着我，一定有求必应。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史玉山说着，把手伸出来。

当史玉山握住关登信的手时，顿时吓了一跳。他发现关登信的手上，满是又紫又黑的血泡。

“你，你，你没干过活儿？怎么打了这么多泡？”史玉山惊讶地问，‘要是你爷爷知道了，准是心痛死了……快休息几天吧。’

“不要紧，再干几天这血泡就下去了。”关登信笑嘻嘻地说。

“这就对了。”史玉山说完，像个大哥哥似地要把登信紧攥着手抽回来。

关登信仍攥着史玉山那满是茧子、活像铁耙子似的手，赞扬说：“真不简单呀！”

史玉山听了，笑着说：

“庄稼人靠的手和脚，在老家，从小和土坷垃打交道，从小拾柴、担水、割草、砍柴，长大耕耙锄刨，哪一样离得开手。还有这只脚。”

他把鞋脱掉，露出两只脚丫子，让关登信看。

关登信看到那两只脚，铁青铁青像钢铸的。五个脚趾头散开来，落在地上稳稳的。

史玉山说：“人就靠这双手和这双脚呀！”

二

钱，钱，钱，……

一百二十块钱叠在一起，是厚厚的一叠。是爸爸的三个月的生活费，比在轴承厂工作的二哥的工资还多，比在南山插队的三哥发的生活费多出一百块钱。这些钱是他十几天的汗水钱。当盲流工头史玉山把这些钱交到关登信的手里时，他真像捧着一个金娃娃，心在激动地颤抖，一双小眼睛立刻明亮了起来，两道黑黑的眉毛顿时舒展开，那经过十几天风吹日晒的娃娃脸露出欣喜的笑容。钱，给了他力量，给了他勇气，仿佛也给了他希望。

那天傍晚，挂在天山头的夕阳，分外红，分外亮；西天上的一片片红云，像一匹匹奋飞的小金马闪出耀眼的金光。关登信和他的盲流伙伴们坐在回乌鲁木齐的大卡车上，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是鼓囊囊的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甜美的梦。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从未见过的喜悦。

“史大哥，今晚到温泉洗个澡儿，然后到桂花村，我请客。”一个叫满顿的青年对史玉山说。

“我也出一份。”一个叫开连的青年也要请史玉山。

“我也算一份。”

“我也出一份。”

几个男青年也纷纷要请史玉山。

“史大哥这么多人请，我们替史大哥领情了。”

“史大哥一张嘴，他吃不了我们替他吃。”

几个女青年你一嘴我一舌地开着玩笑。

盲流中第一个要请史玉山的光棍汉满顿，见几个女青年都要去占他们的便宜，正求之不得。听了他们的话，马上将了女盲流们一军：

“我们哥几个包了，谁不去可是小狗儿。”

女青年们嘴不饶人，见满顿不怀好心，冲他开了炮。

有的说：“想下鱼钩呀，没门儿。”

有的说：“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……”

还有的说：“有能耐找个蓝眼睛妮儿带回去呀！”

不知谁又加了一句：“找个会唱会跳的，也让咱那些没到过京里卫里的人开开眼儿。”

女青年们别看远在天边，唇枪舌剑可够厉害的。

满顿红着脸只好求饶：

“嘴下留情吧，我的小姑娘们。”

关登信毕竟不是真正的盲流，他的一只手放在口袋里，手里握着钱，在这些盲流们用开玩笑的方式表达他们兴奋的心情的时候，他仍沉浸在第一次获得劳动报酬的喜悦之中。他望着公路两旁的一行行高大的白杨，看那春水融融的碧泉望那山顶上沐浴在金光中的松塔，不知为什么，他顿时觉



